



数字探路，以书载道

○ 融创数字公司 任鹤羽

我是融创数字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员。公司成立于 2022 年 9 月,是集团数字化转型浪潮中的新生力量。从成立第一天起,“转型”二字就刻进了我们的心里。我们没有厚重的出版历史可以倚仗,没有成熟的发行网络可以依托,有的只是一群心怀热望的人,和一个看似遥远却又必须抵达的目标:为集团探索出一条真正可行的数字出版与融合传播之路。

这条路上,没有现成的脚印。

守正求变，寻找数字时代的新航标

最初的探索,伴随着对传统业务的深刻认知与变革引发的阵痛。我之前所在的部门以线下教辅订订为核心业务,这是出版发行领域稳定熟悉的赛道,依托集团优势,在领导带领下,初期营收可观,也扎实贴合出版传媒的老本行。可随着时代浪潮翻涌,营收支柱不再稳固,在时代变迁面前,一个深刻的疑问也随之浮现:当赖以生存的传统路径收窄,我们的未来该锚定何处?

几乎与此同时,我们在另一条线上积极尝试——在第三方平台销售集团图书。全部门一起盘库的场景历历在目。一擦擦图书,一个个数据,当滞销书的库存压力清晰浮现,投入与产出难以匹配的落差感与教辅业务的收

缩形成了双重拷问。我们不禁反思:这种简单的渠道搬运,是数字化转型的答案吗?

迷茫与压力,往往能催生最清醒的思考。我们意识到,无论是依赖过往模式,还是进行低层次的线上复制,都无法构建可持续的未来。集团始终秉持“以书载道”的初心,但在时代浪潮的冲刷下,单一的纸质图书已不足以支撑行业发展的全部愿景。“道”需恒久,“载”之方舟却需革新。

于是,在总结了所有试错经验、消化了市场反馈后,集团和公司的领导班子决定带领我们打造一个融合精选图书、研学文创、办公文具与生活用品于一体的自有线上平台——鲨鱼书店。从前期第三方运营的实践中,全体员工都学到了选品、视觉、运营的宝贵经验;从传统业务的变化中,我们感受到了必须创新求变的紧迫感。

当鲨鱼书店最终上线时,那种感觉难以言喻。它不仅仅是一个销售平台,还标志着融创公司的探索从被动适应走向了主动构建,从寻找渠道转向了塑造品牌。那一刻,团队的喜悦是纯粹的。工作群里被“我们自己的平台上线了!”刷屏后,同事们纷纷化身“宣传员”,在朋友圈、在亲友间热情分享。更有创意十足的伙伴,设计制作了活泼可爱的微信表情包,以鲨

鱼书店的主题形象进行趣味传播。那些小小的、动态的表情,承载着大家的热情与期待,在一次次发送中传递着我们的喜悦与信念。

这个过程让我们明白,破局的关键在于将传统出版与数字思维深度融合。鲨鱼书店的上线,让我们看到了数字化设想从蓝图变为维形的可能,也为后续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不是终点,而是我们全新的起点。

融知于课，让数字内容成为教育赋能者

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探索也延伸至教育领域。学校课后服务需求日益增长,师资与课程资源却普遍紧缺。依托集团丰富的图书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结合自身内容策划与数字化生产能力优势,我们萌生了打造课后社团服务体系化视频课件平台的构想,为学校提供高质量课程与解决方案。

想法虽好,落地却面临挑战。我和同事们一边对接教育专家,打磨方向,一边向一线老师请教内容,把控细节。那段日子里,会议室的白板上总画满了反复修改的课程逻辑图。

我个人的成长,也和这条探索之路紧紧相伴。在领导的协调帮助下,我和同事有幸参加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培训和馆内社会教育科老师的授课培训,我利用业余时间,反复“磨课”“练课”,制作系列数字化互动课件。当我第一次带着这些课件走进小学的课后服务课堂,看到孩子们盯着屏幕上的国宝发出惊叹、争抢着提问时,那种把书本上的知识以数字形式鲜活传递给孩子们的成就感油然而

生。后来,我们还依托这些内容资源,协调多方力量组织了历史主题研学活动,带着孩子们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和秦汉馆,打造沉浸式教学课堂。这些经历让我明白,我们的探索,是在尝试塑造一种新的内容服务生态,让图书的文化力量,更直接地触达人心。这何尝不是一种更深沉的“守正创新”。

学践相融，新媒体浪潮中的知行合一

随着探索的深入,我被调至新媒体营销事业部。面对抖音、小红书等全新平台,最初的我是手足无措的。对平台营销一无所知,是摆在我面前的最大难题。

我没有退缩。为了补齐知识短板,我一边系统学习新媒体运营知识,一边精心整理出二十多节“新媒体小课堂”的素材,从算法逻辑到内容策划,从排版技巧到数据分析,我尽可能充分地搜集各种材料。同时,我广泛搜寻各大平台官方发布的运营教学视频,啃下这些“第一手教材”。但我知道,光“学”不“练”是假把式。于是,我尝试从零开始运营自己的小红书账号,自己撰写文案、构思图片、与用户互动。笔记的点赞和收藏,每一次数据的波动都牵动着我的心弦,也让我对平台的理解从理论落到了现实。

更重要的是,这份成长从来不是我一个人的收获。我定期把新媒体的学习成果和实操感悟在“新媒体小课堂”和同事们分享探讨,大家一起吃透新知识、捋顺实操思路,聊着聊着还能碰撞出新想法,琢磨出值得尝试的方向。从一个人自学,到一群人共学,从理论到实操,这样的交流让我们在新媒体这个陌生领域里,彼此搭把手、互相提点,一起摸索着往前走。

于新途载道，在平衡中前行

回首这段数字探索路,有困惑,有尝试,也有诸多小确幸,我们融创团队的经历,也是不少出版同行转型的缩影。我们在数字领域磕磕绊绊摸索,如今总算望见微光。这微光,不仅是小程序上线、课件落地、新媒体账号运营的成长过程,还是我们在数字浪潮中悄然重塑对“出版”的理解的过程。

起初的转型,带着几分被动与仓促,但盘点滞销库存,直面教辅市场变化,感受第三方平台的流量隔阂时,我们不得不思考核心问题:新华出版人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答案始终是“以书载道”的初心,只是这份文化使命,需要换一种方式传递与践行。

想通这一点,便有了清晰的探索方向。打造自有数字平台,深耕新媒体运营,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拓宽“载道”之路,让文化价值贴近当代生活并被传递出去。

转型并非坦途,更需要平衡的智慧。我们既要大胆构想未来的文化服务生态,也要脚踏实地守住营收,让探索有持续的底气。在理想与现实间稳步前行,让我们褪去浮躁,每一步都走得审慎坚实。

如今我们依然在路上,却早已告别了最初的迷茫。试错攒下的经验、同事间共学共享的合力、想法落地时的坚定信念,都是我们前行的底气。我们或许尚未抵达理想彼岸,但仍以真挚情感、踏实脚步,在数字世界为出版的未来埋下种子。

我们只是一群普通的新华出版人,这一路没有辉煌功绩,唯有坚实地探寻:探寻传统出版在数字时代的表达,探寻文化使命在新技术下的接力方式。我坚信,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基层文化

故乡的榕树

○ 黎 荔

岭南的夏天是从榕树开始的。不是从蝉鸣,不是从骤雨,而是从某个清晨你推开窗,发现对面骑楼拐角,那棵老榕又垂下几缕新须,像老人突然多了几根懒得修剪的胡须,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尊严,这时你才惊觉,季节早已换了底牌,而榕树从不宣告,它只是继续生长——以一种近乎固执的、沉默的、南方特有的方式。

我见过最老的榕树在梧州龙母庙后山。那棵大榕树,我至今不知它的年纪,只记得小时候就在树下乘凉了。树皮皴裂如老人手背暴起的青筋,却偏要裂出一种图案来,东一道、西一道,像是被某个醉酒的樵夫胡乱劈过,又像是过境的台风用了漫长的时间,在上面书写了无人破译的方言。你凑近了看,那些沟壑里嵌着几十年的尘土、鸟粪、蝉蜕的透明残骸,还有某个年代红漆刷过的标语残迹,如今只剩“万”和“岁”两个字还隐约可辨,被苔藓半推半就地搂着。可抬头望,枝叶绿得明亮、倔强,仿佛所有的苍老都只发生在表皮,而内里永远住着一蓬不肯熄灭的年少。

褐色的须根从暗绿枝叶间垂下,多而密,像马鬃,像帘幕,像某个深夜未说完的絮语。风一过,它们便有了呼吸,仿佛在无声地丈量着从枝头到泥土的距离。它们有的已经触地,在泥土里重新长成树干,与母体并肩而立;有的还在半空晃荡,被调皮的孩子拽着打秋千,拽断了也不恼,来年又生出新的来。一棵榕树从不会真正孤独,它的孤独总是被自己的分身填满,像一个人把心事说给自己听,说着说着,竟说出了一个村庄。

我真正开始理解榕树,是在二十多岁的一年。当时考研备战,压力很大,夏天屋里闷热得能把人蒸熟。有天深夜,我下楼路过那些榕树,忽然看见气根间有萤火虫在飞——明明城里的萤火虫

早该绝迹了,它们却还在,三三两两,微弱的光点在根须的垂幕间明明灭灭。我在树根上坐下来,背靠着粗粝的树皮,感觉那皴裂的纹路正好嵌合我脊椎的弧度。我把额头抵在树干上,闭着眼,听见树汁在木质里向上输送的声音——缓慢的、持续的水声,像地下暗河贴着耳膜流过。那一刻,我想起祖母的话:“榕树底下坐一坐,心里的事就轻了。”她没说错,那些压着我的焦灼和挫败,在树皮的呼吸声里,忽然有了可以商量的余地。

前年,台风过境,有棵大榕树折了一根主枝,横在路面上,叶子还绿着。园林局的人来锯,锯口露出新鲜的木色,淡黄里沁着水汽。我蹲在旁边看,发现年轮之间嵌着一枚生锈的铁钉——不知道是哪个孩子几十年前钉上去的,如今被树完好地吞进了身体深处。铁钉周围有一圈深色的瘀痕,像树的记忆在发炎。但其余的部分完好无损,年轮均匀地扩散,每一年都规规矩矩地添一圈。台风、干旱、虫蛀、铁钉,都被树缓慢地消化了,长进自己的年轮里,既不报复,也不遗忘。我想这就是榕树的哲学:不抵抗伤害,但持续生长;不拒绝侵入,但用时间把侵入者变成自己的一部分。

后来我去北方读书,见惯了白杨、银杏、松柏,它们挺拔、分明,像北方的语言,主谓宾清晰,不蔓不枝。秋天一来,白杨的叶子落尽,露出骨骼清奇的枝干,有一种瘦硬的、近乎悲壮的美。北方的树是英雄,南方的树是众生。英雄



豆包 AI 生成图

需要舞台,众生只需要日子。相比之下,榕树显得过于“老实”,甚至有些愚钝。它从未被奉为君子,也极少成为咏叹的对象,但恰恰是这种自由自在的姿态,让它躲过了时间的褒贬。它不指向某种悬置于空中的崇高,它只安置脚下实实在在的日常。它不像松柏那样孤傲,也不像杨柳那样招展,它就那么坦然地存在着,像一位不言不语的乡邻。

黄昏时分,我常在榕树下久坐。看夕阳从叶脉的分岔处漏下来,一条通往根须的黑暗,那里潮湿、幽闭,有蚯蚓和微生物在举行永恒的盛宴;一条通向街巷的灯火,那里人间烟火正浓,肠粉摊的蒸汽、摩托车的突突声、粤语电视片的对白,混成一锅生活的浓汤。而榕树站在中间,不偏不倚,像一位不表态的调解员,又像一位全知的旁观者。坐在它们盘结的根上,我能感到自己的生命也在以另一种方式“盘结”——跟这片乡土、跟天地万物、跟日复一日的生活,根系越扎越密,便越不容易被风吹倒。榕树不教人崇高,它只教人持久。持久地站在一个地方,持久地垂下气根去试探泥土,持久地接纳所有的季节和意外,既不快一步,也不慢一步。

诗 歌 苑

我生活的地方 没有阳光和蝴蝶

○ 程晟轩

我身体里的太阳
被明桶引燃
圣火燎燎地向外
去拥吻
一位名为馥郁的姑娘

我身体里的大河
咆哮着冲出
在我的肋骨上
用粉碎换来的
孔隙
创造它的星与月

缤纷的蝴蝶
铺满我的皮肤

我擦着汗
细细地
蘸干那些水珠
将缤纷
装进标本
再片片飞扬
每次出手
都是按住出逃的斑斓

有人向外走去
我看着他离开
——我愿意
将克洛诺斯的骨灰
撒向大海——
手上仍擦着汗

长安时间

○ 路 男

这个炎热的夏天
我不只看到太阳燃烧出火苗
在午后,我还看见
平躺着的泥土散发出热气
跟随一行人的脚步
走街串巷,直到消失于城门中

不紧不慢,正好赶上这个时间
似乎此刻的天空、大地
都浓缩在静静的护城河中央
像另一个太阳浮于水面
任凭宏亮而深沉的钟声响起
只有那小小水鸟
扑棱着翅膀,从城墙飞过
微弱的影子淹没在水中

我快步行走,越过这一切
这厌倦已久的气息
让眼眶里充满水晶的光亮
让我的注视更显空旷、辽远
只想着穿越这虚无去抵达
五十年也罢,百年更好
真愿意在前世沉默,于今生醒来

从含光路到电视塔,
从电子西街到航拓路
不管在黄雁村,还是在航天城
笑容在岁月里趋于凝固
被阳光拉长的影子一次次缩短
尤其在这个临近黄昏的午后
我听见风声由远及近,越来越紧